

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繪圖第一奇女

## 第一回 大宋朝錫爵酬庸 鎮國王扶危濟困

且說大宋神宗天子在位，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駕下有位忠良，姓高名廷贊，表字耀侯，乃鎮國王高瓊之子，東平侯懷德之孫，曹夫人所生。為官正直，秉性慈仁，忠君報國，惜老憐貧，扶危濟困。仗義輕財，滿朝文武，無不敬畏，草野居民，多受其恩，致有善人之稱。自十三歲襲侯爵為將，徵南戰北，立下奇功無數，十八歲封公，二十六歲封王，乃神宗駕下第一位名臣。這是為人大概，從前還有一段話說，待餘粗表一番。當日太宗在位之時，高君保與劉金定平南之後，閒居無事。劉金定閱覽古今書史。忽悟人生如白駒過隙，無常一到，難免輪迴，因此棄舍紅塵，歸山而去。那時君保與他正是少年佳偶，免不了朝思暮想，懨懨成病。老皇姑愛子之心，時懷憂恐，入宮請安時，即將此情節奏聞太后。太后素愛甥兒，如珍似寶，即諭太宗將長皇孫女玉潔公主下嫁高瓊。成親兩月，不意江南馬元佑造反，太宗欽命高君保統兵平南方去。半載，公主病故。高瓊兵至江南。被賊所困，老皇姑趙美容為國為子，親提人馬下江南解圍破賊，母子重逢，玉潔公主的凶信，未肯告訴君保知道。

彼時丹陽守將桂陽侯曹翰被賊將鐵彈子張威打死，其女月娥精通戰略，代領其眾，與老皇姑合營，殺賊報仇。老皇姑見其女容貌生的與劉金定一般無二，又愛其武藝超群，因與高瓊商議，假說定為次室，納采聯姻，未敢成親。及至平定江南回兵之時，剛至半路，太宗忽然降了諭旨，旨內所云：「因內閣大學士、禮部尚書呂惠卿一本，參劾高瓊三罪：不與公主成服，臨陣收妻，背主私娶。例應拿回，因念兩世國戚，有功於社稷，殊恩寬宥，免罪不究。今西涼波羅國王造反犯境，著高瓊帶罪征剿，事平之日，以功贖罪，曹氏准其為配。」此旨一下，老皇姑星馳入京，駕前辨冤，奏雲：「高瓊未與公主成服，乃賤妾之罪，因他現掌大兵，為千軍之主，聞公主凶信，一定悲淒哀慟，恐似前番致疾，有誤軍務重情，隱匿未告，所以不曾成服。曹翰之女，原因謀破妖人邪法，合營議事，並無不合。二則皇姪女已經歸西。高瓊無子，少不得請旨續弦，不過權且言定，候回京之日請旨完婚，此事合營將卒，人所共知。如有虛言，甘領欺君之罪。」彼時太宗並未深究，再三安慰老皇姑道：「甥已提兵西下，朕即降旨，命與曹氏完婚，待得勝回兵之日，自當殊恩升賞便了。」那時老皇姑聞諭，謝恩回府了。

你道呂惠卿因何上此一本？原來君保南下之時，運糧官呂英，就是惠卿之子，兵至西湖，他且去觀花玩景，誤了軍情，高君保將他打了四十大棍。呂英心中懼怕，逃回京中。呂惠卿將他藏在府內，恐高瓊奏劾，因此借這個題目上了一本。

那時高君保與曹氏夫人兵至波羅，與敵人打仗，或戰或守，一十二載。曹夫人生得一位公子，就是方才所說的鎮國王廷贊是也。生在萬馬營中，自幼聰明穎悟，膂力過人。七八歲上，習騎演射，夜晚燈下讀書，習學的文韜武略，無不精通。九歲臨敵，使一桿梨花槍，騎一匹銀鬃馬，打仗衝鋒，無不取勝。夫妻父子，捨死忘生，經了數十場鏖戰，才把番王征服，獻了降表。差官上京報捷。老皇姑已去世一月了。

那時太宗駕崩，真宗即位，呂惠卿已進位首相，接了捷本，雖然心懷舊恨，但真宗天子聖德英明，因此不敢作弊，只得奏聞。真宗大悅，敕召高瓊班師。忽又生出事來：塞北番王耶律泰兵犯雁門關，總鎮飛本告急。呂惠卿趁此機會，即保奏高瓊以得勝之兵，長驅向北，定獲全勝。真宗准奏，遣使齎旨迎至潼關。

高君保安營接旨，宣讀已畢，方與使臣敘話。詢及家中事，問老皇姑安否，方知亡故多日，慟哭悲哀，呼天搶地。遂換了孝服，望東遙祭，伏地泣血，幾不欲生。黃昏獨宿營中，含悲燈下，自歎道：「念我高瓊自十六歲下南唐保太祖大破於洪，安逸未久，塞北交兵，南征馬元佑，西克波羅國，這二十餘年，掙個王爵在身，何曾得一日清閒？終朝鐵甲纏身，金戈在手，親冒矢石，忘生捨死。這固然是臣子分所應當，但歎我那生身老母，昊天罔極之恩，何曾得一日菽水承歡之報！從前剿賊滅寇，既盡其忠；今望歸家以圖少展孝思，誰知一旦永逝，竟成終天之恨！聞信急欲奔喪，又有徵北敕下；即欲扶柩歸土，亦所不能。為人子者，心何以安？」想至其間，放聲慟哭。哭了一回。忽想起：「怪不得劉氏王妃棄家歸山，原來紅塵的苦惱，千劫萬數，似我作武將的，將來這把骸骨還不知作何結果！」越思越想，不覺心如冰冷。漸漸神思困倦，伏幾而臥。

朦朧之間，只見劉氏王妃站在面前，說了四句偈言，拂袖而去。君保醒來，將這四句偈言細細參解，卻是勸他出世離塵。當時大悟，遂換了衣裳，悄悄出營，飄然而去。行至天明，到了一座大山，也不知是何地方，坐在石上歇息。只見曹夫人與公子帶領眾將趕至跟前，大家再三隻勸回去，夫人嬌啼宛轉，公子跪懇哀憐，眾將也苦苦央告。君保身不得脫，心中焦灼，站將起來，說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我已無心於人世了。爾等既不容我出家，我情甘一死，以絕爾等之念。」說畢，掙脫雙手，望澗中縱身一跳。

忽覺兩足站地，只聽有人說道：「果是真心，堪以度化。」君保睜眼看時，眾人俱已不見。只有劉金定站在面前，方知是他前來點化，連忙拜懇說：「多蒙指引，弟子已歷盡人世之苦，一念無他，情願法座之下為徒，乞恩收錄。」劉金定此時已超凡入聖，受了玉敕封為義勇仙姑，當下遂帶君保歸紫芝山朝霞洞，授以禮星拜鬥修真之法，到後來也登了仙果。

且說彼時曹夫人與公子次日見桌案上有「脫垢離塵」四字，就知是他心灰意懶，出家而去，少不得差人四外尋找。找了多日，不見蹤跡。思想已奉了敕命，恐被臨陣脫逃之罪，只得帶著一十三歲之子，親統大兵，去徵塞北。修本一道，付使臣帶至京中，奏聞主上。本內陳說君保因夜間巡察營寨，失迷無蹤，生死未定。臣妻母子情願妻代夫勞、子繼父志，征服凶番，贖父前罪，乞恩准請。真宗見本，歎惜良久，因降旨封曹氏為英烈太夫人，賜高廷贊襲東平侯爵，為帥徵北。母子受封謝恩，領兵向北。一去五年，只殺得番王番將，魂夢皆驚，獻了降表。

此時真宗賓天，神宗即位。呂惠卿父子已死，曹氏母子才得班師回國。神宗降旨褒獎，封高廷贊鎮國公，賞賜甚厚。老皇姑還停柩未葬。當日那高興原是燕人，漁陽東門外小燕山下就是故土。此地山明水秀，土厚人樸，當高懷德的時候，陳橋兵變，佐太祖開基平定天下。太祖封賞功臣，賜高駱馬黃金十萬、白銀十萬。高懷德就在燕山下置買地土立了莊院，名為麒麟村，蓋了府第。太平時遠離京邸，指望作個歸隱閒人。誰知刀兵未息，身已殉國。到了君保之時，只得住了半年，就奉旨出征去了，派一個老管家鄭琰看管。鄭琰有個兒子，生來忠正樸實。一身的武藝，名叫鄭昆，跟著曹夫人母子出征，立的功勞頗多。曹夫人欲表奏天子，替他請恩，他卻再三不肯，說道：「天下那有人奴為官之理？與主人同朝，會在一處，叫小人何以自安？再者，主僕投緣，主人以骨肉看待，小人實實不能相舍。」曹夫人道：「因你有功於國，吾不忍使你埋沒。你說人奴不可為官，漢之衛青豈非以功封侯者乎？」鄭昆道：「衛青可，小人斷斷不可。必欲表奏，小人死矣。曹夫人見他如此，只得罷了。後來隨主臨敵，中賊冷箭，癱了一條左腿，曹夫人將他送回漁陽家中照管。此時鄭琰已死，鄭昆同妻子梁氏內外照管。當下曹夫人母子扶老皇姑的靈柩回家安葬已畢，回京伴駕。

此時鎮國公年已一十八歲，身長七尺，面如美玉，目秀眉清，唇似塗朱，遠望之威風凜凜，近視之溫雅和平。滿朝文武有女之家，咸欲得以為婿，媒婆日日來往提親，你說張天官家小姐出眾，我說李翰林家閨秀絕倫。那曹太夫人千挑萬選，選中一位千金。你道是誰家女子？說起來又是一篇長話，諸位莫嫌耳絮，此書節目甚多，若不把發源的線頭兒理清，恐聽至後來不知從那裡提起。

且說這位小姐乃天波樓無佞府順天侯楊石翰之妹，平西大將軍楊懷玉之女，文廣之孫女，乃隆氏夫人所生。這位隆夫人並非本地之人，乃西涼國麟石山王隆海之女，號稱百勝公主。因當日楊文廣奉旨徵西，被回國軍師海大真人擺一座五鬼凶魔陣將楊文廣困住，宋將死的無數。魏化回京求救，楊懷玉掛印為帥，徵西救父，一路收了四位夫人：王家鸞、鳳二英、李明霞、隆淑貞。到了西涼，王、李三位夫人俱已死在陣內，惟有隆淑貞受過異人傳授，騎一匹點子青鬃馬，使一桿五勾神飛槍，面帶神威，直殺得妖道喪生，回人喪膽，破了惡陣，回王獻了降表。十年的工夫，方才得勝班師。彼時楊文廣已故，隆夫人夫妻帶子領兵扶柩回朝。彼時真宗在位，龍顏大悅，封楊懷玉為順天侯，封其妻隆氏為保國夫人，就將太祖所賜高祖母余太君的龍頭拐杖賜與隆氏，許他上殿奏

事，參劾奸佞。

此時隆夫人壽登花甲，懷玉已故，石翰襲爵。這位小姐乃晚年所生，名喚端娘。生來姿容秀美，性格端方，聰明沉靜，言笑不苟，隆太君愛如珍寶。時當二九，欲覓乘龍。正值高府提親，正所謂門當戶對，女貌郎才，兩下萬分如意。當下過禮完婚，夫妻好合，相敬如賓，孝敬萱堂，盡心竭力。四五年中。不意曹太夫人壽終歸西，夫妻哀慟。自不必說，即乞假歸葬。隆太君與順天侯夫妻送出城外。臨別流涕，太君囑咐道：「賢婿、姑娘，服滿之日，早早回京，老身桑榆暮景，惟兒女是念，勿使我作過期之望。」高公夫妻灑淚點頭，當下分手，車馬起程。這一段話是鎮國王三代履歷，《十粒金丹》的起首發源，往下方是正傳。

卻說高公扶柩，那日到了漁陽麒麟村。早有執事人等同總管鄭昆預備諸事已妥，鎮國府大廳上停了太夫人的畫棺，訃告親朋。合郡文武鄉官都來弔祭，披孝誦經，擇日安葬已畢，高公就在墓旁草廬中茹素獨眠，以盡子道。

光陰似箭，不覺三載已滿。除服之日，楊夫人帶著男女家丁，抬著祭禮，至慎終源掃墓除服。正值隆冬時候，祭畢方要歸家，只見天色忽變，彤雲密布，朔風凜凜，飄下一天瑞雪。高公說：「天氣太冷，莫如在此用了午飯，大家飽暖，也好禦寒走路。」夫人說：「老爺言之有理。」遂吩咐將祭物整治上來，夫妻用畢，即賜與眾人食之。那雪越下越大，高公向夫人說道：「雪下不止，停一停再走。我合你何不到祠堂後廊下看看雪景如何？」夫人說：「也倒罷了。」於是僕婦掃出路徑，丫鬟打起油傘，一同來到祠堂廊下，舉目觀看。

但只見：層巒一帶平鋪粉，峻嶺嵯峨被玉封。紛紛碎剪梨花落，萬里江山一色同。避寒鵲鳥歸巢隱，畏冷猿狐盡匿蹤。宛轉銀河如素煉，孤舟不見釣魚翁。萬木枯枝垂敗葉，惟有蒼松檜柏青。看不真紅牆圍繞山頭寺，只有座玉塔玲瓏插碧空。荒涼四野無車馬，陽關一望少人行。鵝毛更比從前大，朔風陣陣冷如冰。高老爺，眼望夫人呼誥命，未從說話歎一聲：「我合你體著重裘還覺冷，似那些貧苦之人怎麼經。下官久有心頭願，一向思量在腹中。賴有祖遺田地廣，前年雙俸外加增。得勝回時蒙恩賜，這而今堆聚在家中。我想來，資財本是通流寶，多積就要暗生凶。又道是，此家多來彼家少，一家聚來百家窮。況且是，無常一到難攜帶，縱有成山也是空。我欲要就從明朝冬至起，舍些棉襖共粥羹。黏補橋樑修寺院，租分三等益田丁。貧不能葬施棺木，窮不能娶助婚成。不敢言善求多福，惟願人寧我也寧。」夫人陪笑將頭點，說「妾心正與老爺同。」夫妻正講仁德的話，只聽得咕咚響了一聲。丫鬟僕婦抬頭看，高公夫婦各睜睛。從東來了人三個：婦人同著一幼童。推定獨輪車一輛，車上一人用被蒙。手足凍木不知覺，人倒車翻在雪中。只見他渾身都被瓊瑤沒，哭不出來口內哼。扒起跌倒好幾次，追體節籬面色青。高公一見心不忍，忙令僕婦喚家丁。孫王二氏如飛去，不多時喚到家丁人四名。

張和、王平、李清、趙泰向前打千兒，問：「爺呼喚有何吩咐？」高公用手一指道：「你們快去把那雪中跌倒之人抬至房中，與他些暖湯熱飯吃。等回暖過來，帶來見我。」家人答應，如飛而去。

高公與夫人回至行舍吃茶等候。良久，僕婦上前回說：「那貧人吃了湯飯，飽暖了，要來叩見千歲。高公、夫人說：「喚他進來。」不多時，只見一個中年婦人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子走進房中，雙雙跪倒。那婦人叩頭說道：「貧婦人是那裡的造化！凍倒雪內，自分必死，幸遇佛心的老爺、夫人，搭救活了，又賜香湯暖飯，真是重生父母，再養爹娘。此恩此德，諒我這窮花子今生今世也不能答報，只好來生來世變個驢兒馬兒、豬兒狗兒，再答報大恩便了。惟願老爺、夫人福如東海，壽比南山，孝子賢孫都作大官。」說著，不住的磕頭。引的那些僕婦丫鬟都抵口而笑。老爺、夫人說：「你且起來，我有話問你。」婦人合小子起身，站在一旁。高公說：「你是何方人氏？姓甚名誰？因何至此？細細說來。」婦人見問，目中落淚，說：「老爺、夫人容稟：

小婦人，家住山東曲阜縣，本是平安村內民。丈夫名叫任守理，自幼兒殘疾癆病身。這是小叔任守志，啞啞喉嚨是廢人。家又貧窮無田產，仗著我說媒接喜度光陰。偏遇連年遭旱澇，米貴如珠柴似金。無奈投奔收成處，打聽得此地豐登土脈純。一路兒夫犯了病，昨朝沉重命歸陰。店家攆出不容住，我叔嫂舉目無親苦萬分。回家腰內無盤費，在此棲身難靠人。偏遇老天降大雪，腹餒衣單怎麼禁。倒在雪中剛待死，幸逢千歲與夫人。施恩搭救回陽世，不然定作九幽魂。雖然目下得飽暖，到明朝依然無地可存身。」婦人說到傷心處，啞子一傍慟淚淋。高公不住將頭點，開言有語叫夫人。

「夫人，你看他叔嫂二人可謂苦之極矣！」夫人道：「老爺既然憐憫，何不施恩資助，周全到底？」高公點頭問道：「你如今還是回家，還是投別處呢？」婦人道：「家中幾間破房，已拆變作了盤費，回家何處棲身？」高公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我那墳牆外幾間草房，盡可居住，你叔嫂二人就住在此權且替我看守墳塋。與你一口棺木。先埋葬了你夫主。再與你些柴米棉衣，過了殘冬。與你叔嫂十畝田地，來春耕種，足夠你叔嫂糊口。等有了底本，再回故土，何如？」叔嫂聞言，雙雙拜倒。那啞子縱不能言，心裡明白，這番感激一言難盡，不住的叩頭。朱氏說：「千歲、夫人這樣大恩，我們情願在此盡心竭力看墳到死，還提什麼回家！」

當下高公命家丁安置他叔嫂二人草房住下。雪已少止，遂同夫人又到墳前焚香化紙，慟哭了一場，這才上轎回家。進了上房，喚過總管鄭昆，當面吩咐與朱氏棺木一口、棉衣兩件、銅錢十貫、五個月的柴米。又吩咐自冬至日起，在本莊紫竹庵施捨粥飯棉衣，到來春清明方止。貧不能娶、死不能葬者。量人資助，千萬仔細察問明白，莫為奸人所騙，遺笑於人。又吩咐佃戶租錢亦自明年始，豐稔之年，收起滿租；八分年景，收租六分；半成之年，止收三分；若逢大歉之歲，一概免租。蓋廟修橋，隨時佈施，出入帳寫清，一月一算，稟我知道。鄭昆一一領命而退。

過了幾年，欽限已近，正該面聖謝恩，不敢少停，遂打點上京。家事交與鄭昆、梁氏料理，記下帳簿，一年上京呈算。擇了吉日，車馬起程。那日到了京都，總管傳成接進鎮國府，置酒洗塵，不必細表。高公更了朝服，入朝謝恩。正遇天子在養心殿觀書，侍郎呂椿侍讀，伴駕太監奏道：「今有鎮國公高廷贊服滿回朝面聖謝恩，現在端門候旨。」天子大悅，即命呂國材暫退，宣高廷贊見駕。內臣領旨，不多時將高公宣上寶殿。拜舞山呼，謝恩已畢。天子命平身賜坐，道：「自卿丁憂葬母，遂爾睽隔，荏苒光陰，不覺三載，朕甚念卿，諒卿亦必念朕。卿今既全子道，復盡臣職，甚愜朕意。此次來朝，又深慰朕懷，卿可謂忠孝兼有之矣。」高公連忙俯伏奏道：「念臣庸材菲質，仰蒙天眷，愚母子得全骨肉私恩者，皆陛下之所賜。臣雖粉身碎骨，不足報聖德之萬一！聖諭垂褒，使臣不勝惶恐慚愧。」天子覆命平身，賜龍團茶一盞，問些漁陽民風優劣、官吏清貪，高公俱一一實奏。天子復又問道：

「為君治國者，當以何道為先？」高公起身拜倒，說：「臣聞聖主明王，

首重寬仁與納諫，親賢遠佞喜直言。賞功罰罪無偏向，勤勞節儉不憚煩。慎擇廷臣遠美色，宦闈外戚勿乾權。時考倉廩與府庫，清除污吏並貪官。有一等粉飾是非能舌辯，有一等伺察聖意窺天顏，有一等險邪包蓄人難測，有一等諂媚迎合暗行奸：似這些奸佞臣子從來有，全憑著天聰洞鑒辨愚賢。聖上垂恩問及此，這就是蒼生社稷福綿綿。微臣敢不傾赤膽，竭誠復奏在爺前。」高公奏畢將頭叩，神宗爺龍面金腮帶笑顏。

天子道：「卿且平身，朕尚有話問。」高公叩頭平身，天子問道：「侍郎呂椿，朕欲著其參知政事，卿以為可否？」高公奏道：「呂椿為人謙和機變，臣雖不深知，已見其大概。前歲蒙恩諭合朝文武送臣母歸葬，至城外，臣叩謝辭行，翰林柳德元與他並立還禮，起時誤踏其衣，泥污後衫，他不好直說柳德元，回頭怒視家丁，家丁嚇的面如土色。只此一小事，其為人鄙棄，又臨下不寬可想而知矣。由此度之，豈鼎彝之器哉？」天子聞奏，點頭不語。當下君臣又談了一回治國安邦之道。天子道：「卿一路鞍馬勞乏，給假一月，回府安歇。俟朕有召，再來朝見。」高公遵旨，謝恩出朝，回至府中。次日與夫人同至楊府看望隆太君，母女相逢，順天侯舅見面，這一番歡喜非常，談心敘舊，設宴接風，不必細表。

過了兩三個月，朝中忽然有事：因高麗王造反，越海犯境，天子欽命鎮國公為帥，帶戰將三十員，精兵十萬，徵討高麗。高公受命，一去五年，血戰成功，班師回國。天於大喜，封高廷贊鎮國王爵，賞彩緞三百端，黃金五萬兩，給假三月歇息。那鎮國公自封王之後，思量官高可懼，比從前更謹慎，兢兢業業，勤勞王事。

時當春日，正與夫人上房間坐，只見僕婦向前回話：「今有楊舅奶奶昨夜又添了一位公子，老太太甚喜，說楊門四世，今見雙

孫，特著人來與千歲、夫人送信報喜。」

那僕婦，回話已完一傍站，這便就引起高公心事來。默默無言多一會，口中長歎一聲唉。暗思量：「楊門有幸生雙子，我又何曾有女孩。年已二十有八歲，就是中年光景來。成婚已經十數載，夫人何故不懷胎？想因那點陰功損，細味我此心端的不曾乖。不孝有三無後大，細思此事好傷懷。雖然眼下官極品，老來死後靠誰埋？一脈同宗無二個，連一個承繼之人找不來。斷絕香煙與祖宗，我的這不孝之名躲不開。果真人生世上十全少，保不齊子祿與妻才。莫不是造定命中該晚立，不必著急費疑猜。」這老爺思來想去心不定，緊皺雙眉口不開。夫人猜透其中意，說道是千歲何須悶在懷。